

梟臣

1

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

更俗——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泉臣 / 更俗著 .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20.1

ISBN 978-7-5162-2037-5

I . ① 泉… II . ① 更… III . ①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41285 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图书策划: 谭 军
文案统筹: 高文鹏 崔 一
责任编辑: 翟琰萍 王 宜

书 名 / 泉臣
作 者 / 更俗 著

出 版 · 发 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 话 / 010-63055259(总编室) 010-63057714(营销中心)
传 真 / 010-63055259
http: //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6 开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印 张 / 209.25 字数 / 3308 千字
版 本 /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 ISBN 978-7-5162-2037-5
定 价 / 420.00 元(全十册)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楔 子 / 1

卷一 山海盗

- 第一章 梦里梦外惊魂 / 4
- 第二章 夜寇为佳人 / 13
- 第三章 官凶如匪 / 22
- 第四章 荒岛杀戮 / 32
- 第五章 海岛求生 / 43
- 第六章 故人应不识 / 53
- 第七章 劫囚 / 62
- 第八章 定策下海 / 71

卷二 东阳豪族

- 第一章 乡野豪族 / 80
- 第二章 林氏家主 / 89
- 第三章 随扈 / 95
- 第四章 石梁县里逞强豪 / 103
- 第五章 冲冠拔刀 / 113
- 第六章 宗祠夜火 / 121
- 第七章 村口诱杀 / 129
- 第八章 家族谋势 / 141

卷三 江宁风月

- 第一章 江宁途中 / 152

- 第二章 初到江宁 / 163
- 第三章 杀鸡吓猴 / 171
- 第四章 意乱情迷夜 / 179
- 第五章 江宁商号 / 188
- 第六章 肥差任选 / 199
- 第七章 藩楼斗狠 / 208
- 第八章 纸上谈兵 / 220
- 第九章 拔刀救人 / 229
- 第十章 人生难逢一知己 / 241
- 第十一章 劈梅断枝 / 252
- 第十二章 新官上任 / 264
- 第十三章 清狱 / 275
- 第十四章 江涯争地 / 283
- 第十五章 江北募工 / 291
- 第十六章 夜寇袭营 / 301
- 第十七章 劫后重生 / 310
- 第十八章 传奇匠户 / 318
- 第十九章 江中取银 / 324

楔 子

东南亚某城是华人聚居区，城市居民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华人。

天宁寺外的柏油路在路灯下灰白冷冽，还有不少站街女在附近的巷子里徘徊，站在梧桐树遮蔽的阴影里，望着巷子口，盼望着那些寂寞的男人不要被这鬼天气坏了兴致。即使天宁寺路没被十多辆警车封锁住，在这样的鬼寒天气里，这条巷子里的生意也清淡了许多。

两个女人在树下背着风抽烟，细长的烟头在黑影下时明时灭，隐约映出两张脂粉浓艳的年轻面孔。她俩穿着红色的长羽绒衫，细声地说着话：“你说那当兵的不会找当小姐的麻烦吧？”

“杀起人来，谁顾得了那么多？黄昏时寺店街还没给封锁，我赶巧经过那里看到热闹，那人的眼睛从窗帘后露出过几秒钟，绝对是杀人的眼神。你说他要杀起人来，还管你是不是小姐？”

“我还是不信他会滥杀无辜，听说他只是想在曼谷皇宫劫持警察局的那伙人，要警察局给他一个说法。”

“谁晓得！他也是被逼急了，偏偏选择在那地方将那几个黑皮狗劫持住，你知道为什么吗？”

“.....”

“那个人，听说之前当过几年兵，前段时间夜里骑车回住处，路边有个女孩子说她崴了脚，就好心载她去诊所，被治安队揪住了，说他们是在卖淫嫖娼！那女孩就是做我们这一行的，帮着治安队在路上钓鱼。当兵的死活不认。死活不认也不行，当时拍了照的，给拘留了十五天，通知家人交了罚款。那当兵的认死理，去警察局要说法。当兵的听说是移民过来的，也只是个三等公民，你说警察局能给他说法？这当兵的一发狠，大概也是候了好些天，将当时逮他的那几个治安队员还有牵头的警察都堵在曼谷皇宫里。你说他会

不会将那个小姐也恨上？”

“啊？”

“你说那些混球也真是蠢，可能是弄过小姐后手脚都软了，七个人给困在里面，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砰！”一声清脆的枪声刺破寒冷的夜，这边人心脏不由得抽了一下。

“开枪了！开枪了！”藏在巷子阴影里的站街女一起拥到巷子口，有些喜欢看热闹的，撒腿往枪响的地方跑去。跑到近处，都是警戒线外的围观人群，还看到那些围观的华人在对警察咆哮：“为什么要开枪！他都将刀丢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开枪！”

“三等公民就没有人权吗？”

“……”赶过来的站街女都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当兵的被打死了！”有个当地的金发鬼佬穿着青灰色西裤被警察贴身保护着从里面撤出来，他的裤裆那里颜色有一块是深的，边跑边说，“第一枪是窗子外打进来的，奔当兵的心脏打，可能打偏了，当兵的没有死！解救人质的警察冲进去，那当兵的知道警察不会让他活，就开始杀人，手里空空，什么都没有，就掐喉管，喉管一掐脆响一声就断。冲进去的警察都看傻眼了，看到他连杀两人，才回过神来要开枪！那当兵的近距离连中七八枪，又杀了两人，才倒在地上，倒地后还反手掐断一个人的喉管。冲进去的警察直到将子弹打光了，才敢停手。当兵的临咽气还朝冲进来解救人质的警察说‘冤有头债有主，我不乱杀人’。他妈的！简直就是煞星，身中数枪还徒手杀五人，一定是特种兵出身！日，听说他退伍后移民过来有两年了，功夫有些生，日！”

卷一 山海盜

第一章

梦里梦外惊魂

冰冷的雨，白天猛烈地向大地倾泻，黄昏时才收住雨势，还有些雨沫子飘下来。

整个崇观八年的秋天，江东维扬府白沙县都摆脱不了这样的豪雨。

无数民宅在暴雨中坍塌，县城街道上的积水都可以行船了，九月上旬就连县城南城墙也被暴雨冲塌一段，露出恁大丑陋的豁口。这两天，撕开口子似的苍天略收住雨势，让白沙县稍能喘息。

救灾营设在城外河堤内的坟头山上。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官员，头戴乌纱冠，身着青色团领官袍，也不顾脚下道路泥泞，朝救灾营走去。

青年官员是维扬府知府董原，素有威名，民众尊称他为府君。董原本是东闽北部的仙霞县主簿，晋安府奢家叛乱横扫东闽时，原仙霞知县只想着献城投敌，董原邀集衙役县民将知县关起来，闭城坚守，堵住叛军往北侵入浙西境内的道路。奢家叛军围城月余，见强攻不下也就撤围而去。董原后在江宁兵部尚书、东闽总督李卓帐下任职，屡立战功。东闽奢家叛乱祸起多年也难以彻底平定，朝廷与负责东南平叛的李卓都有了招抚奢家的心思。董原与众人意见不相投，遂离开军营重归文职，今年春季调入维扬府任知府。

董原走得急，白沙县知县丁知儒与董原在东闽的同僚高宗庭落后半步跟着。

“知儒，江宁调拨的第二批粮食何时能到？”董原问道。维扬府不只白沙一县受灾，救灾赈济所需的钱粮要从留京江宁调拨。

本朝太祖在江宁奠定基业，遂以江宁为都城；太宗时为抵御北方的东胡等异族，迁都燕京府，以江宁为留京。江宁仍保留六部、国子监、翰林学士院等中枢机构，名义上与燕京六部、三院等是同级别，实权却远远不如。由

于太祖之墓昭陵在江宁，世人又将所委任江宁的闲散官员称为守陵官。即使如此，江宁府两百多年来一直都是帝国南方的政治、军事及经济中心。

丁知儒说道：“刚接到快马传信，赈灾粮昨夜已经开始装船，今天晌午就应发船，明晨应能运抵此地。”

“好。灾亡情况怎样？”

“境内河道多年失修，暴雨倾盆，连日来都能接到溃堤文书，这几日雨势虽歇，涝洪未泄，伤亡怕是不会低于万人。怕就怕白水河跟外面的扬子江水位一时半会儿降不下去，大堤又非固若金汤——现在就怕这个。”

董原沉默片刻，恨恨地说道：“贼，承平多年却不知居安思危，白沙诸县是水灾，海陵、崇州等地是海潮回灌，又有海盗趁乱上岸来凑热闹，现在竟连崇州县城里的县学都给劫了……”说了这些烦心事，董原忍不住要在下属跟故交面前唉声叹气，吩咐丁知儒修堤的事情，“这时修堤也来不及，只能等到冬后——险堤多派些人手盯着。这边安置不了的灾民都疏散去维扬城。”

“遵命。”

三人边议救灾事边往山顶走去，那边有座亭子，可远眺白水河。这会儿，一缕袅若轻烟的琴音从渡口方向传来，四下的喧闹似乎因这突如其来的琴声陡然安静了许多。

董原循着琴音往山脚下望去，几叶轻舟系在堤外，中间一艘彩饰画舫尤为显眼，琴音似从画舫中传出来，缈如天籁。许多衣衫褴褛的灾民都坐在石驳子河堤上听着琴音入迷。驻足听了片刻，董原眉头微皱问道：“谁在弹琴？”

“江宁名妓苏湄在这里停船已有多日了。”丁知儒禀道。

“她不在江宁，在这里做什么？”董原听过苏湄的艳名，晓得她是江宁城里有名的歌姬，美艳又多有才艺，在江宁颇受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的追捧，心里奇怪她这时候怎么会离开江宁，出现在维扬府境。

“杜荣返乡为其老父办六十大寿，邀苏湄同行回维扬助兴。”丁知儒道。

听到杜荣这名字，董原鼻翼微微舒张，喘着粗气，神色间似对此人颇为不屑。

高宗庭说道：“奢家有意归附，除了燕京，留京这边也有许多人替奢家活动造势，杜荣便是其中一人。有人举报杜荣私通海盗，李帅也坐视不管。”

丁知儒望向别处，他一个小小知县可不敢妄议朝政，董原是有名的臭脾气，跟江宁兵部尚书、东闽总督李卓也敢拍案对骂。大概是李卓赏识他的才能，即使心里对其人不喜欢，也只是从眼皮子底下调走了事。

董原冷哼一声：“这几年东海盗匪成灾，跟奢家脱不了干系。这些年来要没有海盗助纣为虐，李帅早就扫平了东闽，何苦行这苟且之事？”

“只怕奢家归附之后，更会养寇自重。”高宗庭唉道，“我来维扬前，在江宁小住了几日，西溪学社的士子也公开赞同奢家请降的事情，看来朝中跟李帅招抚的心思已笃定了。”

“这些书呆子，自诩风流名士，却只知道耍嘴皮子！”董原嘴里十分不客气，语气却也有些无可奈何。

书呆子？丁知儒眼睛也斜着看向堤外的画舫，西溪学社哪里只是一群只要嘴舌功夫的书呆子那么简单？见董原眼睛看向自己，丁知儒不想接他与高宗庭的话题，便笑说其他事：“苏涓过白沙县，见水患严重，灾民可怜，从维扬回来就将船停靠在河堤外献艺，县里有钱人可以上船听琴听歌听戏，所得的钱物都捐给灾民；杜荣也凑兴致，允诺苏涓在白沙献艺十日，他便捐银千两——这已经是第八天了。”见董原望着画舫的方向，便讨好道，“府君若有听琴的雅兴，我可派人将苏涓姑娘请上岸来以助酒兴。”

董原摇头道：“灾民遍野，我等在高堂雅室饮酒听琴，成何体统？”

丁知儒见董原神色并不坚决，说道：“望府君不要见怪，我实则想恳请府君嘉奖苏涓的赈灾义举。”见董原没有吭声就掉头跟高宗庭先下山去，心里一笑：美人儿谁不喜欢？看见一名皂衣衙差站在不远处，便招手让他过来，吩咐衙差去请苏涓晚宴上陪酒助兴。

皂衣衙差是个宽眉眯眼的矮胖汉子，他领了差遣，下山朝河堤走过来。

原先的渡口早已被河水淹没，江堤外用打进河滩的立柱跟平铺的松木搭了一座简易码头，这时候也有小半浸在水里。皂衣衙差刚跳上乌篷船头，一个青衣小厮从船舱里钻出来，吓了皂衣衙差一跳，骂道：“做鬼啊，突然蹿出来！你家那个废物少爷死而复活，把请来的殁婆都吓瘫在床，狗日的，你还想要吓死爷不成？”随后朝里面喊道，“小蛮姑娘，是否方便请苏小姐说话？”

画舫的花窗打开，露出一张白莹如玉的小脸来，看着皂衣衙差没有说话，倒是个年约五十的清瘦老者从后面绕到船头来，问皂衣衙差：“郑十爷寻苏姑娘有什么话说？”

“傅爷挤对我呢？”皂衣衙差拱拱手。他姓郑，名十，别人唤他郑十爷，他也坦然受之。傅爷是画舫礼聘的护卫，名叫傅清河。苏涓刚在这河堤外停船时，郑十亲眼看见县里十多名地痞流氓上船闹事被他两个徒弟三拳两脚地踢下河去。这两天县里都传闻傅清河在江宁是有名的武师，原先在江宁城还

经营一家武馆，因故破落了，带着几个徒弟在娼门寄食当了护卫。

郑十在傅青河面前不敢托大，只说道，“府君董原大人正在县中，对苏小姐的义举甚是……甚……就是那个服气，有意办桌宴席酬……相谢，断不是只请苏姑娘过去陪花酒的。”郑十努力将丁知儒文绉绉的原话复述出来，只是下山上堤这会儿忘掉一些，自觉话说得干巴巴的。

“烦请郑十爷稍等片刻，苏姑娘在收拾琴具。”傅青河眉头微蹙，先将郑十晾在一边，转头又问站在乌篷船头的青衣小厮，“你家林公子身体状况如何？”

“身体倒无大碍，只是整天坐在那里发呆，似丢了魂魄一般，也不出来见人。”青衣小厮漫不经心地回道，语气里对林公子也没有十分的尊敬。

傅青河笑了笑，说道：“你求郑十爷到城里看看有没有能收惊的郎中，害林公子这样，苏姑娘也十分过意不去。”

“他自己要落入水里去，关苏姑娘什么事，这两天还幸亏苏姑娘帮衬。”青衣小厮说道，“幸亏没死，若能保着他平平安安地回去，我就算是交了差事，不然我回去少不得给剥层皮下来。”

这两人嘴里说的林公子正坐在乌篷船舱里，船舱狭小，光线昏暗，他的脸色略有些苍白，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书生。他是东阳府石梁县大族林家的子弟林缚，初秋赶到留京江宁参加乡试，放榜时虽说勉强挤入榜尾，却也是整个江东三千参考士子里的幸运儿。他这样的幸运儿，江东十一府八十六县三年也就只有一百五十几个。

乡试放榜次日，依惯例地方上的官员要举办鹿鸣宴为乡试新科举人庆祝。这年头风气靡靡，鹿鸣宴也会邀三五名歌姬助兴。林缚在鹿鸣宴上初识江宁名妓苏湄就惊为天人，沉迷于苏湄的丰润艳色无法自拔。放榜后林缚专为苏湄在江宁停留了半个月，苏湄被江宁豪商杜荣请来维扬老家为他老父六十大寿私宴唱曲助兴，林缚也不知分寸地雇了一叶轻舟，带着随从跟了过来。前些天夜里想爬到乌篷船顶偷看苏湄弹琴，不料失足落下水，被救上来时已经停止了呼吸。本来已经做了溺死鬼，想不到的是，做了一场荒诞的梦又悠悠醒来，将请来的殁婆吓了个半死。

林缚坐在船舱里，此时的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另一个、完全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有着另外一个名字——谭纵。

就像是一场醒来也无法摆脱的梦——梦中的自己叫谭纵，当了几年兵退伍回家又跟着家人移民到海外。那几乎是座华人城市，与国内没有什么区别，

即使被当成三等公民也没有什么不习惯。自己在一家餐厅当帮工，还处了个相亲认识的对象，要不是那天夜里好心想将路上遇到的那个自称崑脚的女孩送去医院，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事情。

谭纵没想到女孩是地方治安队放出来钓鱼的钩子，被拘留了十五天最终还要交罚款。他一开始也没有想着要惹什么事情，罚款交了，工作丢了，对象也飞了，比起那些在秘密任务中死去的战友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偏偏他老子性子直拗暴躁，忍不下这口气，被人拿这事讥笑了几句吵不过就跟人动手打起来，失足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折了脖子，送到医院没扛过两天就过世了。谭纵这才觉得此事若不讨个说法就对不起他失足摔死的老子。

多次申诉都没人搭理，谭纵这才下了狠心，候着一个机会到那家名叫曼谷皇宫的洗浴中心里，将当初钓鱼诬陷他的那几个治安队员跟牵头的警员劫持住，希望能借媒体揭穿事情真伪讨个说法。他自以为计划周全，与警方派出的谈判专家谈妥条件后就将剔骨刀丢出窗外，想结束那场闹剧，却完全低估了这些狗日的警察心黑手狠，根本就容不得他活。趁他放弃抵抗，放松警惕时，外面的狙击手就开了枪，守候在门外的警察也踹门冲进去。他都不清楚有没有将最后那个警察的喉管捏碎，身上连中了七八枪，手里的力气也用尽了，可能没有杀死那个狗日的，真有些可惜了……

梦虽荒诞，但却真实，似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活过一遭，劫持警察又中弹死去而灵魂意外进入这个叫林缚的青年身体里——林缚应该已经掉进白水河里淹死了，他们救上来的是另外一个人。

过于真实的感受令人匪夷所思：假若身体里是那个谭纵的灵魂，偏偏又没有抹掉林缚的记忆；假若只是一场怪诞的梦，却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换了一个脑子，换了一个人——七天前，他不会水性，落水就像秤砣一样直往下沉；这时候要不是怕惊吓到别人，他真想跳下水试一试水性。

“还是烦请傅爷告诉苏姑娘一声，丁大人等着回信呢！”郑十在船头催促傅清河。

外面的说话声，林缚在船舱里听得一清二楚，心想这狗日的白沙知县丁知儒想着讨好顶头上司还真能找借口。

过了片刻，舱外传来一个轻柔娇腻的女子声音：“烦郑十爷转告丁知县董府君，苏湄在这里停船十日献艺乞资助捐，是当众开口许了诺的。现在才第八日，硬是断了今日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小女子身在贱籍，也不想轻易毁诺，还想请丁知县董府君多谅解——丁知县董府君若有雅兴，苏

涓在舫中煮酒相待，或者等苏涓兑现过了十天的诺言，再上岸向二位大人赔罪去。苏涓写了一张便条，请郑十爷转交给二位大人即可。”一番话涓滴不漏地拒绝了个干净。

“那我就回禀丁知县去了。”

听着船头的脚步声，林缚心想郑十是知难而退了。过了片刻，又听见苏涓在外面开口问：“赵能兄弟，你家林公子身体恢复如何？要不要再请郎中抓两帖药？”

听着这声音，林缚眼前浮现出一张容颜清丽、风情迷人的面容来——苏涓十四岁在江宁笏子巷开馆献艺就有清艳之名，艳名远播的她此时还不满十九岁——心想：要是在后世，她这样年纪的少女还是个不谙世事人情，享受家人与男朋友宠爱的娇娇女，此时的苏涓却辛苦地周旋于权贵之间，勉强保持出淤泥而不染。

此时不染，不等于永远不染，这跟群狼眼睛都盯着一块肥肉，这块肥肉只能暂时安全的道理一样。难道这块肥肉还真的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成？

林缚头脑冷静地考虑着苏涓的事情，越发肯定自己只是保留了身体的记忆，对苏涓再没有那种烧昏头似的迷恋。心想之前的他还真是烧昏了头，不知好歹，即使乡试考中举人，在林家的处境会有些好转，也只是林家庶支子弟的身份，就算能得个一官半职，也只能当个地方末等小吏。江宁城里对苏涓覬覦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不晓得有多少，此次邀苏涓来维扬的杜荣都不能算个大角色，他林缚又有何资格博得名满江淮的苏涓的欢心？再说了，苏涓对此次乡试高中第一名的解元陈明辙青睐有加，只怕私下里已有定情，完全没有半点心思放在他林缚的身上。

既然对苏涓没有了迷恋，林缚自然就能想明白不该跟这样的女子有瓜葛。不管自己是林缚还是谭纵，都算是重新活了一回，可不能白白糟蹋了这个机会。林缚打定主意明日就离开白沙县，要好好规划一下今后的人生，既不能像林缚那么懦弱而浑浑噩噩地活着，也不能像谭纵挣扎在底层被鱼肉而没有反抗之力。

“林缚少爷，”青衣小厮推门进了舱室，手里端着一碗药汤，“你该喝药了，船家一会儿就熬好粥，苏姑娘也让人送了半只乌骨鸡过来说是给你滋补身子，我让船家放粥里一起熬了，等吃过粥你就好好休息，不要再干坐着一熬就是一整夜了；好不容易逃过一劫，你再瘦脱了形，回去七夫人肯定要怨我照顾不周。”

听着随从赵能的称呼，林缚打了个激灵，心里暗道：是啊，不要再想自

已是林缚还是谭纵的问题了，即使有再大的不情愿，自己在这个世界只能以林缚的身份活着。他下意识地药碗接过来，一口气喝进肚子里，又喝了一口茶将嘴里的苦味漱去，这才看了赵能一眼，说道：“我知道了。”

邻船又传来一阵袅袅不绝的琴声，距今晚开舫献艺还有些时间，苏湄已经在画舫里开始调琴了。

林缚无暇去听，船舱里挂着一柄剑，他持剑做了几个劈砍刺激动作。他从来没有用过剑，也用不惯，真要用武力杀人，感觉还不如二三十公分长的剔骨刀趁手。他这几天偷看过傅清河教他的两个徒弟在画舫的船尾练武，格斗搏击的架势与他记忆中的后世相仿，实际上还不及后世的简洁实用。林缚判断要是自己体力能跟上的话，就算现在正面对抗傅清河那两个徒弟也没有什么问题。

他虽说是江东郡东阳府大族林家子弟，却只是普通的旁支子弟，父母也早亡。林缚过世的母亲曾是林家家主林庭训七姨太太顾盈袖母亲的伺候丫鬟，也是顾盈袖的奶娘。在顾盈袖嫁给林庭训当七姨太太之后，林缚因这层关系能受到本家的照顾。虽说不需要再像以往那么辛苦，可还是需要干力气活维持生计——也是他考中秀才之后，才有资格从家族里领取少量的月银专心读书；随行的仆从赵能，还是他赴考之时，七姨太太顾盈袖支使过来照顾他的。

想到七夫人顾盈袖，林缚嘴角露出一丝苦笑：顾盈袖只比他大七岁，他俩都是他娘亲一手带大的，要不是顾盈袖家道中落，给当时已经年逾五旬的林庭训做了小妾，林缚只怕此时还会唤她盈袖姐姐。林缚第一次春梦就是顾盈袖入梦，这也让生性懦弱又畏惧礼法的林缚此后极怕与顾盈袖见面。另一方面，顾盈袖在嫁给林庭训之前性子柔弱温顺，嫁给林庭训为妾后，性子却变得极为坚强，甚至超越妻妾的本分强势插手家族事务，这让生性懦弱的林缚自然更觉得在顾盈袖面前抬不起头来。

苏湄比顾盈袖更加明艳清丽，也有三四分相似的地方，这大概就是林缚初见苏湄就深陷迷恋、无法自拔的原因吧。

林缚微微摇头叹息，前世的谭纵因为一个帮警察钓鱼的妓女搞得中弹身亡，这辈子的林缚又迷恋一个乐籍歌姬，这他娘的算怎么回事啊？还不如回家勾引年轻貌美的七夫人有出息。

“我家少爷让我多谢你家姑娘呢。”这时外面传来赵能跟别人的说话声。

“有心感谢的话，还不如快从眼前消失呢；真要让一个举人老爷淹死，我家小姐回江宁说不定会给人家的唾沫星子淹死，你也要多劝你家少爷。”

是个清脆稚嫩的声音，林缚听得出她是苏湄的贴身侍女小蛮——十四岁的小萝莉，实在没有给人可爱的感觉。

“他考中举人后，脾气就见长了，又怎么是我这个下人能劝动的？”赵能语气里倒毫不掩饰内心的不满。

赵能是林家的家生子，他赵家三代都给林家当仆人。由于当世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家生子更能得到主家的信任与重用，林缚在考中秀才之前，在林家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家生子赵能。

林缚打定主意明天就离开白沙县，让苏湄成为记忆中的过眼云烟，心想这些天也多受她的照顾，总不能一声不吭就走，再说他不能任赵能这个狗奴才再在外面指桑骂槐地嚼舌头。

林缚将剑丢在桌上，推开舱门走了出来，见苏湄侍女小蛮正贴着画舫船舷探出小半个身子跟赵能说话，朝她说道：“请告诉苏姑娘一声，林缚这些天给她添了不少麻烦，打算明天清晨就轻舟逆水回东阳，这些天也多谢她关心了。”

“呀！”小蛮被林缚突然走出来吓了一跳。

林缚不待小蛮回话，转头就朝赵能瞪了一眼，沉声呵斥道：“少嚼些舌头，死不了你！什么叫我的脾气见长了？”

一路行来，赵能还没被林缚这样恶语呵斥过，正要发作，却见林缚暮色里盯他看的冷峻眼神跟以往大不一样，愣了愣，心里终是明白在外面林缚是主，他是仆。

小蛮脸上也是火辣辣的烫，她知道自己跟赵能在背后乱嚼舌头理亏，心里想：这没用的软脚虾什么时候有胆教训人了？只说道：“我就告诉我家小姐知道。”

“麻烦小蛮姑娘了。”林缚拱手作揖，看着小蛮进舱室回禀。

林缚在船头等候回音，赵能心里恼恨又不能袖手离开，黑着脸站在一旁不吭声。片刻过后，小蛮去而复还，手里拿了个锦帕扎起的小包袱，她倚着船舷说道：“今天就要开舫了，我家小姐还在沐浴更衣，不便出来跟林公子辞行，这里有些银裸子以充路资，希望林公子不要推辞。”她声音娇柔地说着话，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林缚也不虚伪客套，接过银子，略有些沉手，说道：“请小蛮姑娘转告一声，林缚谢过苏小姐！”心里想苏湄不愿出来辞行，自然不会是因为她正在沐浴更衣，大概是不想让自己继续对她心生痴想。

这会儿，一阵“嘚嘚”的马蹄声传来，十几匹高头大马踏着河堤遛跑过

来，转眼便到近处。小蛮眼睛尖，娇声唤道：“杜大官人，今日怎么比往日早了一刻？我马上唤人将梯子放下来。”

“路上骑了一阵快马，不觉间就早了片刻。”为首的中年人下了马，边应答边将马交给随从，也不等画舫上的船工将梯子放下来，纵身跳上乌篷船头。他身手矫健，穿着青襟短袍，嘴唇留着短髭，下颌无须，正是江宁大商人、庆丰行的大财东——杜荣。

杜荣跳上船才看到林缚站在船头，颇为惊讶地问道：“林公子今天总算露面了！怎么，也要上舫听听苏姑娘的曲子？”往怀里一摸，又摊开手说道，“没有碎银子送你，林公子手脚便捷，还是爬到船顶上听曲子吧，小心别再跌进水里去！”说罢哈哈大笑就搭手纵身跳上画舫。

苏涓为赈灾在这里停船献艺立了个规矩，上舫钱就要十两银子，之后的打赏钱随意。林缚考中秀才后，每月才能从族里领六钱银子的月钱，十两银子对普通人来说绝对是笔巨资。他手里的锦帕小包袱略有些沉手，差不多有十两银子，可他脸皮再厚，还能拿苏涓赠送的路资当上舫钱不成？

小蛮跟在杜荣身后讨好地说道：“杜大官人不知道，林公子刚刚说了明早就要离开白沙县，我家姑娘送了些银镲子给他当路资呢。”

“苏小姐理这么个废物做什么？”杜荣压着嗓子，可声音还是清楚地传进林缚的耳中。

换作以前，林缚即使不敢反唇相讥，也会觉得羞辱难堪，这时的他却没什么感觉，只是冷静地盯着跳上画舫的杜荣后背看了一眼，又看向那些留在岸上的杜荣随从。十多名汉子身着短装便靴，腰间或刀或剑，都有武器，有人将马系到岸柳上，有人跟近岸船家商议到船上借地儿歇脚；还有个汉子蹲到水边捧水洗脸。林缚赫然看见他的衣襟翻起来露出里面皮甲的一角来，不由心里一惊：维扬府境内还算太平，就算偶有匪患，杜荣跑过来听个曲儿，随扈也没必要衣不解甲、严阵以待吧？

这些年来，各地匪患严重，商旅私募护卫，虽说与朝廷制度相违背，各地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地方上的豪族甚至借口匪患结寨组织乡兵控制在手里，也不见朝廷能够约束——杜荣毕竟还只是商人身份，十多名护从都携带兵刃已经违制了，再公然穿甲，真是跋扈到了极点。

林缚心想，外面那些关于杜荣原本是海盗，上岸后贩运私盐发家后才转做丝绸行生意的传闻多半是真的；他也没有多想，船家将熬好的鸡粥端来，他接过来进了船舱。

第二章

夜寇为佳人

天色黑了。林缚在船舱里听见有人上船来，掀开帘子，见赵能陪着三个陌生汉子有说有笑地坐在船头甲板上。三名汉子带着食盒上船来，正往外端小菜，还有两小坛酒。看见林缚探头，一名汉子说道：“我们掏不起上舫钱，多谢林公子借地方，一道喝一杯？”

林缚只当赵能自作主张地让人上船，拱手说道：“身体初愈，不能喝酒，请尊客自便。”

这时候岸上还有人想上船来，那汉子出头拒绝道：“你们上来，给你们喝酒好，不喝酒好？船头太小，坐不下多少人。”

林缚心想：这汉子怎么在这里充当起主人来了？心里虽然不高兴，但不想给赵能借外人势的机会，再说他看见其他船好像也有客人带酒菜上船，便没吭声就退回船舱，随手将舱门关上。

夜里邻船琴曲传来，听着软软柔柔的曲调，林缚拿了本通史书《春秋通鉴》，也有些分心看不进去。

虽然只能以林缚的身份活着，还是下意识地将自己当成梦里后世的谭纵，思考问题犹是如此：除了魏晋之后的五胡乱华，近六七百年来都不是他所熟悉的历史——没有南北朝，也没有隋唐，他对历史细节也不甚熟悉，看《春秋通鉴》也只知道五胡乱华是一场延续百年的大乱局，五胡乱华后一统天下的帝国是燕，燕续国仅百年，推翻燕的是陈。

历史已经被涂改得乱七八糟，林缚也只能全盘接受。

时至今日大陈王朝也已灰飞烟灭，本朝太祖元拓本为淮南上阳的元家子弟，前朝末年乱世，时官拜江东镇抚使的元拓以江宁府为根据地成就帝业，缔造了大越帝国，迄今已有两百年的时光。太祖元拓初称帝时，建都江宁；

为抵御北方异族，太宗皇帝迁都到河北燕山府，更名为燕京，又以江宁为留京，时称南京——这倒跟后世记忆里的南京重合。

林缚乱翻着通史书，对这陌生的历史一时半会儿也理不清楚，因为没有公元纪年法，史书记载的帝号纪年又有些复杂，只能大致估算此时差不多相当于宋朝初年。由于经过三个陌生的皇朝统治，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形势都跟他模糊记忆里的宋朝初年迥然不同……

也不晓得什么时分，听着声音，客人们陆续离舫散去，还听到杜荣在岸上辞别，率众骑马远去的声。

上船借地方听曲的那三个汉子兴致未消，继续邀赵能、船家在船头喝酒；他们也照顾林缚，说笑声颇小。林缚也不是坏他人兴致之人，想着明天还要赶早放舟远行，就解了衣裳吹灭烛火先上床休息了。

正要入梦间，林缚听着船舱外有些异响。他警觉地坐起来，越听越不对劲，小心地贴着船舱木板门缝往外看去。一看之下大惊失色，只见先前上船饮酒的两名汉子站在船头，一人拿刀压在赵能的脖颈上，一人拿刀逼着船家去将缆绳解开，还有一人不知所踪。

天空秋月明亮，照得白水河渡口亮如白昼。林缚心里大惊，下意识地闪过一个念头：水匪劫船！可心里却又疑惑，他这艘乌篷船有什么好劫？

乌篷船的缆绳已被解开，正缓慢地离开岸边。林缚隔着门缝看到对面的那艘渔船也被解开缆绳往河中央漂去，借着月色，看见船头蹲着五六个暗影，看不清楚谁是船家谁是劫匪。

船舱里门户紧闭，漆黑一片。林缚记得剑就挂在对面的壁上，便小心翼翼地将衣服扎紧，默算到窗边的距离，脑子里盘算着在黑暗中怎样能以最快的速度将剑拿到手，然后从木窗翻跳到河里去……不过从门缝里看不到苏湄画舫的情形，也不清楚这次到底有多少水匪劫船。林缚耐着性子贴身站在门后，心想：也许要趁乱跳下水才是最好的选择。

林缚还想静待时机，船头那两个汉子却不想给他这个时间。拿刀逼住赵能的汉子是个络腮胡子，脸上有道贯穿鼻子的伤疤，他问另外一个人：“你说那个软脚虾醒过来没有，怎么没一点声音？”言语间倒不怕林缚醒过来。

林缚听了暗惊：赵能黄昏时被他训斥了一顿，不应在外人面前再乱嚼舌头，但这两人似乎对之前的他颇为熟悉？

“软脚虾对那娘儿们一片痴情，发起疯来孰难预料，还是小心为好。”另一个汉子脸形精瘦，眯眼看向河岸——这时候离岸还不够远，坟头山救灾营